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論水災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三

奏議翰苑進十二首



論水災疏

至和二年

再論水災疏

同前

論水入大社劄子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嘉祐元年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薦布衣蘇詢狀

嘉祐元年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薦張立之狀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棻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

無以容身縛械露居上兩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
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
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
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
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
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
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
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
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
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

懿旨下
一作驚

副下
一作嗣
下同

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余年而儲嗣未立此又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

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
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
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
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
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
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
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
又以爲國家羨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
羨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
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

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
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
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
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
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
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
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乂爲漢太宗是則
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
榮後以羣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
也况明宗秦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太子爾未卽以爲

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
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
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
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
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
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
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
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
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
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

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
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
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
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
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
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
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
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
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
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

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
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
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
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
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
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
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
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
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

一區之意卷之三
五
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

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

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十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謹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
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
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
知者猶如此臣豈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
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
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

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其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

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
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
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
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
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
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
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
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
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
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

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
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
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
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
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
州只作借貸他特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
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
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滄浸

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曾具
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
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
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觀當見二壇浸在水
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并自來
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藉於水中
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
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
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藉其中臣初到彼
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

人兵士在彼辱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
方差到既無家事辱水又無官負監督社稷之重豈
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
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
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
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
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
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辱
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
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

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

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釋監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嘗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願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

動經年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今欲望聖慈每遇前
 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
 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
 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
 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誼理功過及細碎閑慢
 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
 伏候勅旨

其後上殿
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

性回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
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
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懼陛下聰明仁聖
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先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
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
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
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
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
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
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

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寮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

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
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
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
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
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
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
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
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
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

一區學以名集卷五
三
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摭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禪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右臣伏以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
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
之幸庠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
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
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
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
爲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

或專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

嘉祐元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
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
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
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
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
重者旣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
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復行淳固
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

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
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
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又
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
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
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
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

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兄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修

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
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
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
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
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
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
學者之所欲而成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
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

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其所
蘊蓄亦欲有所施爲况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
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
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
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
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
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
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
於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
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旣至徐可推

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
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旣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
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

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旣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

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
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
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
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
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中遂
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
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爲難明愚民無知而冒
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

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
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
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
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
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
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衷勸
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
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
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
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四

奏議翰苑進上十四首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論保明舉人行實劄子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論選皇子疏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論史館日曆狀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奇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三二十亦有十數人共

三三百千獲錢一以
依例下

天下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
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
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
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
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
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
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宜
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
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
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

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壅滯故臣
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
官巡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
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
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捕官除
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
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
不行禁止以革弊源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
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
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

行取進止

論保明舉人行實劄子

臣伏覩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
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
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
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
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
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
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
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

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廢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致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入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直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徃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旣久其心已驕况此畫
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

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旣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

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
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
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
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
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
進止

論選皇子疏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判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
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
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
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
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
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
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
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
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
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且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
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
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
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
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
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
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
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又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
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
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 嘉祐二年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褱正副一
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
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偵抄寫
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讐之官員數甚多
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者並

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為清職今館宇闕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褱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闕人即別具擘

書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徃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

學憲卷五
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
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
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
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
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
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
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
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

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
宮院媿媿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
至于再三而干求者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
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
過及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
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
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
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
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
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

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
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
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
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
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
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

文書草槁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

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
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
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
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
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
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
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忍
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
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
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
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
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
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
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

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
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
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
爲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
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
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
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
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
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
宮已廢未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

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
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
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
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
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河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
府披訴稱被入夫開掘墳墓斫伐棗棗拆拽舍屋等
事尋差兵曹叅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
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

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
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棄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
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
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
甚貧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
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
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憫傷
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
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
決溢今又翹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

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
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
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
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未開
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
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
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乘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
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
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
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年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

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蝕之災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

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

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
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正姿峭直然素少學問
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
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
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
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
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
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

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
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
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
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
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
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

地退材不朴而又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
激名異言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讒
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
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間斥去
姦邪屏絕權倖捨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
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

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
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
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
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
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
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
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
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
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
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

特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
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
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
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
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
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
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
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
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

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
著實不歆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
伏俟誅戮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
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
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
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
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
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

漏百不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
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
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
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
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
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
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
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
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

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
 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
 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未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於一有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
 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
 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
 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
 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
 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只除
 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

則之類其貶其職坐某罪者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
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
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
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
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
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
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
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
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
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

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
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
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
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
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
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
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
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五

奏議翰苑進十二首

乞與尹構一官狀

舉丁寶臣狀

乞免舉臺官劄子

論許懷德狀

再論許懷德狀

論茶法奏狀

論監牧劄子

與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舉蘇軾應制科狀

免進五代史狀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織緯劄子

議學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五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
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
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群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涖止一男備年方十餘歲惇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涖遺忠憫涖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丁寶臣前任知端州
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
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兼聞當時獨寶
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魯闔敵朝廷以

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
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
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裕享
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
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
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
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

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
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
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
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
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
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
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

所取信惟臣未嘗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議進命表一
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亨加恩自合兩表

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倅
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
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亨加
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亨例加恩命爲輕所以
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又
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
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
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
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
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爲恠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

一區...卷五十五
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
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
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
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
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上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
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意始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馬臣亦聞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

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

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旣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

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
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何去更無茶
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
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
近上場分特留入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
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
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
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
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
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

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
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
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
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
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
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
旣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
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

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
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
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初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
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
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又况此是
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相監牧地頭躬親按
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
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
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

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
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叅詳審處與其坐而延度者
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唐之
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
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
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
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
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
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

全少開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與置一監
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
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
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又荒
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
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牧處如稽身六
集即乞朝廷差與群牧司官員往彼踏行尋

卷三
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
馬

為一司利
最易

無不

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

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
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
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
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
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毫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
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
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

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名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丕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蠡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蕪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
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
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
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
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
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
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
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
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
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

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旣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

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
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
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旣博所擇
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惟竒詭僻所謂非聖
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
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恠異之言惑
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
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
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

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
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施設教者遲速異宜也
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
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施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
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
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序
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
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
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

擇朋友而臨材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
里闈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
而薦之始謂之秀士又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又
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又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
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
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
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累善如此勤而又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
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
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

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
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右人自
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
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
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
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
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反
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
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

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恠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

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

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糗糧多
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
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
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
考其賢善優劣而特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
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
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
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
下詔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

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爲裁擇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六

樞府

論均稅劄子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論牧馬草地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率復劄子

政府進

舉劉邠呂惠卿館職劄子

論祠祭行事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乞獎用孫沔劄子

論均稅劄子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只下
作則

別下
無此字
本下作
之縣下
一有於
字及下
有失字
行下一
無此字

下可一
無此字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
 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
 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
 與冒佃戶却別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
 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
 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開閣將行兩項遠年稅
 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
 並難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
 田有白灘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殖

不下一
無學

使下
一此無
作方下
地字

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
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禁只
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
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
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納也
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余遠方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為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建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修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
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
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
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

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
校對又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
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
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

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
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
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
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
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

牧帳舊管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
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
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
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
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
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
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
相度牧馬所據利害肇畫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
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
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

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二事
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幸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禪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
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
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
諫譟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
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
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君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
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

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
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
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
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
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
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
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
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
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
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

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
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
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
之臣也况介等此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
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
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
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言之朝廷以勸守節敢
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益州觀察使劉放呂惠卿行修謹
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直州軍事推官呂惠
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
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
聞政論無能報國政舉所知其劉放呂惠卿欲望聖
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
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
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

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阼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垂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羈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

以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
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
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
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
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
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
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
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
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
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
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
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
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
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
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

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
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
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
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
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
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
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
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
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
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

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
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
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
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
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比人不便須藉攝
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爲
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
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
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
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

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
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
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
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
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
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
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
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
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
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旣多而君子小

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疆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

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
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
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
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
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
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
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
雖中間曾以罪廢棄暇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
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
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六





11554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